

故乡曾经的刹那惊鸿(下)

□ 杜丽华

古庙

太行山脉和太岳山脉之间，有着无数座山头，有着无数个乡村，有着肥沃却或贫瘠的田地，也有着无数座庙。随意在乡村间行走，不经意间就会看见一些建造简单或考究，或大或小的古庙。人们在村子中心建，村口建，村外也建。

一方神灵一方台，千百年来，淳朴的乡亲生活在一片与天空、与神灵连接在一起的土地上。有着神灵冥冥之中的保护，村安、民安、心安。

记忆中，我的村子建有大大小小的四五座古庙。父亲却说，一座废也不止，只是拆的拆，败的败，毁的毁，也只剩下当今的三两座了。村子里最古老的莫过于古庙，连村里最年长的老人都记不清它们的年龄。有的在我出生前就化作了尘埃，湮灭在历史中，有的也是在我童年记忆里，记着记着，也就远去了。

村子里的人们对那些座庙堂怀有敬畏之心。因孩子童言无忌，不谙世事，所以去这些庙里磕头参拜时，大人一般都不带孩子进庙里边，让在庙外等着，因此也就少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。站在庙外，远远望着，看见大人缩瑟着身子，把供品恭恭敬敬摆放到供桌上，然后匍匐在地，然后那一通长拜……

光阴渐深，古庙竟成了乡亲邻居的标志。因村子很大，遇事，有的熟识，有的陌生，难免会问，哪里住呀？回答道，关帝庙。啊哦，恍然大悟一番，立马感觉亲近了许多，原来都是在一个庙上烧香磕头的人。

村东口，有一座三官庙。三官庙泛着陈旧，墙体一批一片脱落，夕阳抚摸着它屋檐的角，最后几缕残光也被岁末抽走。当年美貌容颜已无可寻，一些残砖碎瓦，陪着风雨寂寞。然后再向西走向约数米处，就有一座观音堂殿，人们习惯叫它小庙，源于它稍稍偏东北方向有一座奶奶庙，是一座大庙。村子里老人们至今讲起那座崖上的奶奶庙时，偶得之情和秋天的风一样多。

土崖面积约有上千平米，高约二三十米，奶奶庙便建在上面。奶奶庙坐北朝南，具有大殿、配殿、东西厢房。据说这座奶奶庙和和尚具关帝镇的“二仙庵”有着很深的渊源，当年关帝的二仙奶奶在各个山头云游，路过我们村时，看到民风纯朴尚朴，百姓敦厚善良，就喜欢上了这里，并给村民们带来了福祉，年年风调雨顺。为感激二仙奶奶神恩眷顾怜爱，人们筹资集粮，捐建了这座奶奶庙。村单无人能说出这座奶奶庙到底建在那个时期，只是说祖上的祖上就有了。

奶奶庙建庙历史久远，就连庙上的几棵柏树神秘色彩也非常浓厚。相传很久以前，有人动了坏心思，带了斧头木锯，想砍倒这棵树。结果刚把锯子放在树身上，准备杀树，就感觉自己根本无法来回拉动，他们伸手一摸，锯齿也碰不上大锯钉卡住，动弹不得，他们被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滚下崖来。第二天有人到土崖上看时，只见树身一圈全是血迹，从此再无人敢小觑这棵柏树。敬仰，敬松柏。这棵柏树围硕大，六个青壮小伙才伸开双臂，才能合抱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知识分子下乡，来自山西农业大学的一位老师在土崖上测算过这棵柏树的年轮，说这棵柏树至少有一千六百年。一千六百年；仿佛感觉古老、沧桑、浩瀚的风在村子里呼啸着。

那棵柏树身有一米多深的树洞，靠人们的献血虔诚、忧美的喟叹把乡村的灰色点燃。月亮是寂静的，风是寂静的，山是寂静的，街巷是寂静的，它们把夜的曼妙全部赠与灯火辉煌的戏台。台上的名伶且角和台下的乡亲沉醉在同一场大戏里。看戏，享受戏、陶醉戏、痴迷戏，久久的也拔不出心来。乡亲饱满高涨的情怀真的是其它形式无法比拟。

沿着小庙往西再走几百米左右，便是关帝庙。受到制约的约束和对先人的尊重，对关帝庙及其戏台的修建可是倾全村财力和心力而修建的。关帝庙建有雄伟的二层阁楼，阁楼下有进村的人和车马必经的门洞，阁楼上供有神像，东西山墙上绘有大面积的精彩壁画，栩栩如生。关帝庙在祖父辈、父辈眼里是我们村最气派最体面的建筑。门洞下，车马辘辘，人群拥挤，闹市一般。

古时，建庙必建戏台，庙里有神灵，所以一定要盖个戏台唱戏给神灵听。古老的戏台，包含着民间的世俗、人文、智慧。关帝庙和小庙都建有戏台，相距不过几百米。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就曾经唱过戏，并且是对台戏。父辈们至今回忆起当年情景，都是往事如烟。想当年，想当年，当时好不热闹，好不壮观。一番感慨，由不得因那年那月一场荡气回肠的对台戏，油然而生。

演戏的时候，村上邀请了两个戏班，相互打对台。在小庙和关帝庙的戏台上，各有一个戏班演出，一争高低。对台戏毕竟少见，无疑勾起了人们的兴致和激情，十里八乡，人们纷纷挤着前来，趁着车来车去，走着路来，如箭如涌，人山人海。两个戏台同时开锣，同时粉墨登场。台下人头攒动，场面壮观。当年我的祖父就曾经站在小庙的戏台

上登台演戏对打。祖父苦力出生，他脸型消瘦，男扮女装，咿咿呀呀的旋转嗓音一时迷倒了台下无数人。小庙台子的戏演得好，人们就涌过去。关帝庙台子演得出色，人们又呼啦一下涌到了那边。涌来涌去，村子都跟着兴奋。叫好声此起彼伏，在整条大街的上空飘荡着，回旋着。

月亮升起来，盈盈如水。台上，铿锵的唱腔，丰富的板式和开阔的音域回环，一副水秀，万般风情，把人间的悲欢离合，表演得酣畅淋漓。台下嘘咤不已。

原来，沧桑岁月中，一场人间大戏就是乡亲们的盛欢。苦乐年华里，它一肩扛了。

大戏

随着岁月的兜兜转转，村子里一年一度的唱戏酬神庙会后来逐渐变成了全民性的节日，天上的神庙，逐渐演变成为人间剧场。

一座座古庙倒下又被淹没，一出新戏台兴起，十字街的关帝庙大殿里的泥胎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被拆毁肥田，石头碎瓦、木椽檩子后来用作盖现在的戏台。戏台建在新建的大队院里，坐西南朝东，紫气东升，红旗迎风招展。历经半个世纪风霜雨雪，戏台于二零一七年得到加固修复，一定程度上安慰了乡村百姓。

守着一方戏台，心不空，也不慌。

其实，无论古戏台还是新戏台，它们都是村民离不开忘不掉的一座精神家园。长子县某村《修葺戏楼并东西看楼碑》，碑记有云：人情不能有苦而无乐，田家终岁作苦勤劳，若无一次破颜为笑，亦未则减社会之兴衰……是的，这种闲适，让人感到快乐，也让人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。

高高的院墙围着，木质大门平素里被一把铁锁冰冷锁住。大队院里肃穆寥落，毫无生气。也只有唱戏，那大院里才有了直冲青天的喧闹和热闹。

小时候我心太小，装不下有关戏台太多的故事，只记得每年三月廿八有集，有大戏。那几天，村里外热闹一般，村上的人们可以像过春节一样享受欢娱，像在春节一样隆重邀请出嫁的女儿、女婿、亲家、亲戚，朋友回来观看戏社。通往村口的各条小路上，笑声重重叠叠，人群游荡。

母亲家的亲戚不少，兄长都在遥远的外地安家。所以那天我特羡慕邻居家婶婶，她姐妹众多，孩子们也多。他们一上街就是成群结队的那种，去戏台看戏也是热闹，感觉很像是排场。我家没有几个亲戚，但我和弟弟的心却是雀跃的。赶集时，母亲会给我们零花钱，甚至过年给我们的压岁钱都多。因此，我赶集的兴趣大于看戏。

集的前一天晚上就有了戏，三天共七本戏，半下午、晚上都演。头天晚上，外村的、本村的，人山人海，看戏的人人流如潮水一般蜂拥着，走进大队院子里的戏台。大队院大门，晃晃的汽灯照射着，人们对着张贴的粉底黑字的戏报，十足的兴奋。终于可以卸下劳作与辛苦坐在台下，稳当当、心无旁骛地看一场戏了。

夜幕降临，铿锵的鼓点，如泣如诉的清丽凄婉音乐、优美的唱词把乡村的灰色点燃。月亮是寂静的，风是寂静的，山是寂静的，街巷是寂静的，它们把夜的曼妙全部赠与灯火辉煌的戏台。台上的名伶且角和台下的乡亲沉醉在同一场大戏里。看戏，享受戏、陶醉戏、痴迷戏，久久的也拔不出心来。乡亲饱满高涨的情怀真的是其它形式无法比拟。

我的目光和故乡的花草树木别过，和初春带来的老高的青砖炉子、热气腾腾的小米粥、滴了三两滴麻油的咸菜也一一别过，刚一转身，一碗转唱腔从戏台的方向传来，“人都是娘生养，女儿是娘是娘……”我的双脚就再也不能挪开半步。

法替代，一出戏不知已看了多少遍，可每次看戏依然看得那么饶有兴趣，不看完全不半道离场。

初春的风，扑扑的。雪亮的汽灯、层层悬着的帷幕、戏中人大红大绿的衣袖、凝神上望的眼神瞬间打开夜的卷轴。纯厚板、纯流声，纯高腔连同月色一起升起来。

八九岁的我实在看不懂戏，外婆是我们家唯一的亲戚，必须要陪着到戏台下看戏。唱的是“驱乌来到大山前”，怎么就偏偏没有马？明明唱的是“站在绣楼往下看”，绣楼又在哪里？纵是上面唱的人类美，下面的人巴掌拍得生疼，我还是昏昏沉沉睡去，梦里梦外还是桌上那红椒、梨花苦菊、小肉丸子上蘸的那一味肉汤。

后来长大些才略懂，以车代马，以柴代船，以轮代车，以杆代桥，可以“六七步跨九州，三五人干军万马”。一员武将，加上四个卒士的龙袍，在舞台上转了一圈，就从京城到了烽火连天的边疆。这些戏台上的虚拟表演，乡亲们却能看得懂，并为之投入了热情。只因，民间是戏曲的土壤，生土生，土生土长，已繁衍了好几代个世纪。

戏曲连着家国情怀。记得有一场戏，紫红帷幕徐徐拉开，白发苍苍的余太君拄着龙头拐，颤巍巍，仿佛要跌倒一般，她声泪俱下，唱道：“父老子心赤胆为国效命，金沙滩拼死战鬼泣神惊。余儿郎壮志未酬囊汤饭饥，酒醉山黄沙，气长存。”大郎儿为宋王引射杀儿，二郎儿替父立功，三郎儿……台上高潮迭起，唱的人唱得肝肠欲断；台下唏嘘一片，看的人默默地垂泪。忠贞报国不惜生命的精诚，如一座灯塔射到看戏人心里。

坐在台下的我，抽抽嗒嗒，泣不成声，那么多武艺高强的杨家儿郎怎么都战死了呢？后来的边关故事怎么样了呢？外婆搂紧我，深沉的汨泪一滴一滴落到我额前，湿润了一片。长大后才知道，外婆经历过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有过失去亲人的痛苦。戏走进了她的心里，也成了一座灯塔，才懂得为什么在我二房刚满十八岁的时候，从未读过书但很文明理的外婆就骑着小毛驴到县城，把二舅送到了县武装部带兵人的家里，成了保家卫国的军人。

看戏的人，一茬一茬去了，我的外婆也去了，但台下看戏的人依旧那么多，依旧人头攒动，依旧那么沸腾，依旧有那么多张凝望上望的脸。有一次，煞风景，在戏台偶遇和隔壁村来串门看戏的老人，她还没从戏的角色中走出来，颤巍巍地住着拐杖，挪动着小脚，努着干瘪的嘴巴对我讲，这戏唱得真好，你外婆就和戏中的那个人一样，是一个好人，人活看，就得行善，善有善报。原来，戏外都是人性的真善美。

现在，老人会蹒跚着步子走到十字街，倚着墙头太阳慢慢暖和着盛开的桃花，一朵朵落下来，铺在街上，他们的心是安宁的，像一群安静的羊。街巷老了、神庙老了、戏台老了、人也老了，村子曾经数不清的乡村惊鸿一点点没落于社会的变革中，湮灭在回不去的路上。村子能够留下的越来越少，包括土地、房屋、老人、牛群、羊群等。一些舍不得离开土地的老人，都着踉跄的脚步，用日渐枯槁的影子回放着村子的旧光阴。年轻的肩膀田田，老了，种不动了，便寸步不离日夜守护。守着老屋，守着田野，也守着村子。

我的目光和故乡的花草树木别过，和初春带来的老高的青砖炉子、热气腾腾的小米粥、滴了三两滴麻油的咸菜也一一别过，刚一转身，一碗转唱腔从戏台的方向传来，“人都是娘生养，女儿是娘是娘……”我的双脚就再也不能挪开半步。

我的目光和故乡的花草树木别过，和初春带来的老高的青砖炉子、热气腾腾的小米粥、滴了三两滴麻油的咸菜也一一别过，刚一转身，一碗转唱腔从戏台的方向传来，“人都是娘生养，女儿是娘是娘……”我的双脚就再也不能挪开半步。

辛丑年除夕将至，按照我国传统习俗，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丰盛的年夜饭，有的还会在酒店定制豪华酒席，可面对这饕餮盛宴，食客们往往难以全部“歼灭”，于是，便将这剩余美食福身一变成为“富有寓意”的“年年有余”。

翌日又是春节，家家户户又会满桌美酒佳肴，令人食客们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，泛泛而谈，勾起食欲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再也无暇顾及那“年年有余”之物。

那这“年年有余”之物也只好随着春节大潮中的“推陈出新”不辞而下，继而变成厨余垃圾倒掉。这样只能是徒增污染、徒增环卫工人的工作量罢了。

殊不知这些被垃圾车运走的“年年有余”，它既凝聚了农民种植某种粮、饲养禽畜的辛苦，又饱含着厨艺精雕细作、齐心协力的辛苦，只可惜它未全部完成光荣使命，就被食客们打入“冷宫”，永世不得“出人头地”。

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我们童年时代的春节，那是七十年代的春节。那时物质匮乏，好多商品凭票供应，家中粮食极富裹腹，所以每年除夕的“年年有余”不是实有的，而是象征性的。每年除夕夜饭做好后，奶奶总会从中盛出一小碗，悄悄藏起来（怕晦气的我们偷吃），寓意“年年有余”。

大年初一，奶奶又会做一年难得吃几次的好饭，供全家人享用，可她总是在这个时候，端出那碗“年年有余”，敞帚自珍般地热享享用。

过去已然成为历史，如今人们的生活在历经改革开放之后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物质极大丰富，衣食住行也丰盈有余，但这绝不能成为餐桌浪费的借口。此情此景，我不禁想起外公常说的一句话：“何为奢，奢乃大者，凡是大者，实则浪费。”是啊，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，但依然应该注意节约，开源节流！在2020年12月我国已将《反食品浪费法》草案审议，习总书记也多次提出“厉行节约，反对浪费”！

春节是美好的，除夕的“年年有余”也应寓着来年风调雨顺、丰衣足食，人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。让我们正确看待“年年有余”，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，杜绝舌尖上的浪费，珍惜农民伯伯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的辛劳耕耘，用李商隐的名句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败由奢”勉励世人！



摄影：刘峰
刊头题字：
吴凯翔

记忆中的新年

□ 王艳

年年过新年、新年年年过。或许是年龄大了，容易回首往事，抑或是年味淡了，更让我回忆起儿时过年的场景。总之，留在记忆深处最令我难忘的，最值得我回味的，还是童年时在老家度过的新年。

孩童时代，记忆中的春节，持续的时间很长，洋溢的年味很浓……

腊八一过，我的奶奶就开始忙活了，和面、发面、烧火，再在院子的西南角上支起一口大锅，又是烧柴、又是烧玉米棒子，奶奶忙得不亦乐乎！尽管选在了一个避风防火，不易有风起，风裹挟着青烟与黑灰，青烟升腾，黑灰落下，落在奶奶的衣服上、头发上、脸庞上，奶奶不怕累，不怕累，更不嫌麻烦，蒸馍馍、蒸豆包、蒸黄豆，一锅锅、一笼笼，热腾腾、香喷喷，在巧手奶奶的掌控下，一蒸就一大缸。这些都成了我们一月一正月的主食。

除了立柜、板箱、火炕，其余所有家什物件全部都要搬到院子里。这时，我的父亲会给我头上系条白毛巾，身上穿件旧衣服，用长木棍绑上一个笤帚，装备妥当，开始上阵。从堂屋到东屋，再到西屋，从屋顶到墙壁，再到地板，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。每一年，也许我们不会置办

院子、大门口、煤池里摆好各种祭品，其中堂屋正中的桌子上的献品数量是最多、花样也是最全的，有枣糕、瓜子、花生、糖块、软糖、柿饼等。之后是上香，之后是磕头、祈福，之后是烧五色纸。整十二点，奶奶会准时亲手放响一挂最长的鞭炮。那个时候我们还小，不敢亲自放，于是便透过窗户看着窗外火星四溅，听着鞭炮声此起彼伏。我们姐弟仨则相跟着去一个同村的老舅家去看春晚。

正月里，我们姐弟都抢着去帮奶奶走亲戚，因为这时我们可以挣到两毛、五毛不等的压岁钱。这时奶奶会为我们准备一个大篮子。在大篮子上装上十斤腊煮好的馒头，去老舅家、去老姨姥家，去亲戚家，去说不上是什么关系的远亲家走亲戚。这亲戚，我们一走，就是好多天。

光阴流转，转眼我们都有了不一樣的麦芽糖、椭圆形拜年卡。

乍暖还寒斗柄壬，撒屏原野草木森。
戚戚春游始至，农家愉悦我沉吟。

立春

尚寒六九又逢春，忙碌时光不待人。
且看山川无着绿，渐寻胜景踏芳华。

咏牛

使役田耕满目春，心无私利献红尘。
平生尽力回眸处，只愿躬躬亦助贫。

高喜文诗二首

雨水

乍暖还寒斗柄壬，撒屏原野草木森。

堂前且待南归燕，土秧农耕备早春。

写在除夕

腊尽归乡责两肩，生涯漂泊少余钱。

踌躇意念迎新岁，往事随风送旧年。

敲金钟开运醉，点燃银烛阖圆家。